

山王坪的冬

□ 夏梦洁

一度认为，冬天之于万物，意味着凋敝。一径寒风冷雨，不过数日，天上、地上都暮气沉沉，没有什么可看的了。直到这个初冬，我不经意间走进山王坪。

山王坪原是以秋色闻名的。秋天的山王坪以路为界，水杉和柳杉一半深红、一半青翠，树木、藤蔓形态各异、造型奇特，构成了一幅“泾渭分明”的奇观，自然惹人。到了冬天，山王坪的色彩竟还未褪尽。进山的路沿着一段缓慢蜿蜒的山峦，两边便是这杉树的彩色密林了。水杉淡出了紫红、橙红、胭脂红，原本偏黄的枝叶顺势化为明黄、青黄、淡黄，至于柳杉渐变为了暗绿、墨绿，每棵树的树干都通直，树姿秀丽、纤枝略垂，软糯的初雪缀在狭圆锥形树冠上，那是冬天给山王坪添上的风韵。

一路上，总可以看到裸露的山石，矮株的不知名草木和望不到头的杉树林，有时怀疑草木芯里兜着的丁点白雪是游

走的白雾带来的，经过雾水的轻抚，叶片绿得明亮起来，让眼前的冬天避开了苍茫，也避开了沉重。

冬天的寒风虽没有消停的时候，但山王坪的寒风是懂礼节的，它不肆虐，通常情况下只是在林与林、山峦与山峦间散步，夹着冷冽又足以带走人清醒的凉意。所以，路上常遇到背着背包的过客，一扭头功夫又消失在密林里。对此我倒理解，山王坪里小径众多，每每遇到一条岔路口总忍不住侧身前往，越过拐弯处，映入眼帘的景致各不相同，所以之前几次进山，却从未将山王坪角落走遍。

冬天时节更是如此，白色雪花如同天空的触角缓慢攀爬在各处。最开始，雪卧在背阴的凹处，阳光下的石头一半金亮光滑、一半灰黑湿润，随着一日内的太阳高低不断此消彼长，雪一旦沾到光亮就化作细水，沿着缝隙汩汩而出了。渐渐地，雪假在了平展的粗枝上，钻进裂成长条片又还未完全脱落的红棕色树皮间隙中，实在挂不住的部分就渐渐索索

融进满地的衫叶腐土里了。有时刚为半山白茫茫一片懊恼，抬头碰到满挂的雾凇，晶莹剔透自不必说，这“尤物”包裹住各异的枝头叶梢，有的狂妄张扬、有的低眉垂眼、有的纤细柔情、有的如纱如幔，再一定睛满坡玉树琼花，是冰封的冬天也是孕育的春天，真是令人惊叹。到了最冷时候，山王坪就成了银白的世界，近处藤萝茎蔓、婆娑树冠、盘根错节的流线也就被雪盖得虚实模糊，远处除了白还是白、分不清是山是树。这时，人的内心也被雪盖住了，那些经不住推敲的愤懑和积压已久的怨怼也一并被盖住了，内心不由得生出无与伦比的辽阔之感。

人一旦平静，习惯把过去平铺开，山王坪的冬天，也适合把它的过去展开。山王坪最让我心生敬意的是这伫立的万亩森林。谁能想象，四十多年前这里是土壤稀薄、岩石裸露的石漠化严重区域呢？上世纪80年代初，山王坪的生态历史才真正开始。封山造林，本非易事，在山王坪造林更是难上加难。可即

便如此，造林人还是在石漠化土壤的反复试验中，筛选出一年四季皆能栽种的柳杉、水杉，再通过成百上千群众肩驮背扛着树苗上山栽种，年年岁岁没敢耽搁。家家户户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这些小树苗，才使得这栽下的水杉和柳杉以及其他树种亭亭玉立于此，如今更是拥抱着八方涌来的游客。

来的人多了，山王坪渐渐有了口口相传的名头——森林氧吧。森林里自然作用力形成的负氧离子自由流动，的确是适合人呼吸之地。在山王坪，杉树可以呼吸、碧草可以呼吸、石头可以呼吸，人也只管尽力呼吸。把那些忘却的丢失的热忱热烈热爱吸进来，再把那些伤痕累累的倦怠呼出去，让养分随着一呼一吸顺利进入身体里进行代谢，再转换成能量与前行的自己就此为伴。接下来，一伸腿一抬手只管走路看景儿，踏着杉叶腐土滋养自己，守住自己不被林深鸟语迷了去便好。走吧，我们同去山王坪。

窗外的那个鸟巢

□ 孔祥秋

那天，许是妻子晾晒衣服忘了关窗子吧，有一片叶子落在了房间里。我望向窗外不远处的那棵杨树，叶子几乎都要落净了，一个鸟巢孤零零地悬在枝头。正是这样一个鸟巢，让我心头生出一种莫名的愁绪来。

我站在窗前，久久地凝望着那棵树，不想离去。

又是一阵风生硬地吹过来，树梢上的最后几片叶子僵硬地摇晃了几下，也终于旋转着飘落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遮挡冬天的寒冷，那个鸟巢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彻底地孤独了。

叶子，都凋落了，可鸟巢却不肯凋落。冷清的枝头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楼下一阵脚步声，牵回了我的思绪。我望下去，见一个小伙子正大步流星地向远处走。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背包，许是要出远门吧？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女子，想来是他的母亲。小伙子走得特别有劲，不会就走远了，而他的母亲，还站在小区的街口，向远方望着。

许多年前，我也是这样出远门的。看着这样的场景，我的眼中一热。为了不让自己流下泪来，我又抬起了头，正好，又看到了那个鸟巢。

鸟巢，在高高的枝头，显得更加醒目了，我忽然间明白了它在守望什么。

鸟是一种花朵，是属于天空的花朵。那些鸟儿，那些飞翔的小鸟，是迎着太阳盛开的。枝叶正盛的时候，不管是阳光的照耀，还是月色的濡染，那时候的鸟巢是幸福的。随风而动的鸟巢轻轻地摇曳着母爱的慈祥，孕育着天空美丽的花朵。

鸟是能飞翔的，鸟是要飞翔的，而鸟巢却不能。于是，鸟巢的那种幸福是注定的，鸟巢的那种悲伤也就注定了。小鸟的翅膀硬了，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偶尔也回鸟巢中栖息，但它觉得在鸟巢里跳来跳去很没出息，在天空更自由，更广阔，终究长鸣一声，真正地远去了。

没有小鸟的鸟巢应该是败落得很快的，只是有那些枝叶的遮挡，我们没有发现。当叶子在冬天落光了以后，我们才发现鸟巢真的已不是原来的样子。鸟巢的确是老了，老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老得再没有一点温度，很丑很丑的，像画布上无意间滴落的一坨墨。

没有了小鸟的空巢，就成了废墟，被冷风冷雨洗掠得一贫如洗。连一缕云彩的倒影也没有，连一丝太阳的残须也没有。孤单的鸟巢，独自面对着冬天的风。

冬天的天空是空旷的，很少看到鸟的影子，偶尔飘过一片云彩，也是那么灰暗。可鸟巢一直守望着，守望着鸟儿飞翔而去的天空，期待着那一声熟悉的鸣叫。

以前是不懂得鸟巢的，特别是小时候，因为那时候看到的只是鸟巢的喧嚣，更专注于叽叽喳喳的鸟鸣。冬天的鸟巢尽管在树的枝头显得那么醒目，我们这些孩子却从不在意。今天，能懂得了一点鸟巢的时候，我已在异乡漂泊了多年。

老家的那方小院，想来也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可它一定依然守望着我们兄弟姐妹四散而去的每一个方向。我想，我们是应该回去看看那小院子了。

鸟巢，原来更像是父母的一枚指纹，摁在我们的心间，任你怎样地远走高飞，谁又能飞得出那一种缠缠绵绵的情感呢？

“想老家了吧？”不知什么时候妻子转到了我的身前，她顺着我的目光也望向了窗外。从没离开过老家的妻子，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到这冬天那树上的鸟巢？

你们，让我心动

□ 陈俊伟

乡间是最富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让我心动的不仅是乡亲们慈祥的笑容，街巷里嘹亮的吆喝，灶台间熊熊燃烧的火焰，还有填满我童年记忆、陪伴我成长的最亲的两位老人。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娘家都是我们一家四口必去的地方。父亲是一位老司机，我们回来，总会看见他瘦高的身影在楼下踱来踱去，等着指挥我们停车，再和我们一道上楼。分别时，我们不让送，老两口一边答应一边下楼，又是指挥倒车，又是往车上塞米面粮油。然后，他们会深情地目送着我们离开，每次我回头，总会看见那两个熟悉的日渐清瘦的身影渐行渐远，无论春夏秋冬。他们对我们那份无言的关爱和目送被定格为无数个温暖的画面，让我心动，也让我感受到亲情的珍贵。

老两口是地道的农民，庄稼在他们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回老家时我常常穿上母亲的工作服和布鞋跟母亲去上坡。来到田地，踩在被阳光晒了一天的土地上，感觉脚底酥酥麻麻的，舒服极了。母亲总是说，要敬畏土地，因为土地养育了祖祖辈辈的人。她总是精心伺候庄稼，浇水、除草、施肥，有时我还听到母亲和庄稼悄悄对话呢。母亲说只有用心培育，庄稼才会努力生长，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懂，母亲是希望我在学校用心教书育人，获得属于我的好收成。

然而收获的过程有时也充满着艰辛。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收玉米，父亲没入茂密的玉米地，咋咋地掰玉米，母亲则奋力地用镰刀砍玉米秆。晌午，两位老人身上被汗水打湿，衣服紧贴后背，显现出盐渍的白印儿，脸也闷得通红。我没干多少活，却累得腰酸背痛，想要休息。当我看见在烈日下弯腰劳作的父母，心里自觉愧疚，于是我克服困难继续干活。微风拂来，轻轻吹着老人头上的白发和疲惫的面容，他们那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头让我动容，也让我找到了解锁困难和挫折的钥匙。

我的童年是在乡间度过的，让我心动的不仅是阳光下晾晒粮食弥漫的清香、田野里泥土的气息、桥洞边潺潺的河水，还有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的两个熟悉的身影。他们积极乐观，他们热爱生活，他们和淳朴的乡村组成了令人心动的画面，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间。



好“柿”“花”生

瞿明斌 摄

冬天辞(组诗)

孙松铭

冰封的河

冰封的河，一个转身跃在天上
冰凌，以及渔网的漂浮
似白玉，钉缀在洗蓝的幕上
人字形雁队恍然是长出翅膀的鱼

越冬的荷塘

这片正在越冬的荷塘
就像一座荒废多年的喷泉池
水管、喷头，锈蚀成黑色的脆弱

水仙花

雪一直下，窗台花盆里
风起、萧瑟，山水一程一程地憔悴
惟有一茎脐带被水仙花苞
提着，一提再提
提成一枝独秀，提到思念的高度
提到你能看见的地方
只为那一声绚丽的绽放

雪

一张白纸，凛冽着上天的体温
也跋涉人间的温度
纸很厚，厚到没膝
纸很阔，阔至崎岖
此时，炊烟正在一张白纸上
画人间至味
路边一技梅印上了一方中国红

大风吹

大风把黄昏压低，也把尖锐的呼啸拉高
树大与不大都招风，披头散发
大风解开一个女人的头发，全乱了
大风要拦住她和她们的三轮车
却拦不住她紧绷在脚蹬上的脚板
火炉内胆沁出的汗，湿透了她的衣裳
她就从板栗内部取出孩子们的笑脸
一如她习惯于在披星戴月语境里
扦插上春天的影子

者之貴菊植直而甚陶水
辛何愛者花可不愛淵陸
丑周人陶也之遠蔓染壯明草
冬敦牡後蓮隱觀不濯丹獨木
日頤丹鮮花逸而枝清予愛之
周愛之有之者不香漣獨菊花
平蓮愛聞君也可遠而愛自可
開說宜蓮子牡褻溢不蓮李愛
書乎之者丹玩清妖之唐者
衆愛也花焉亭中出來甚
矣同噫之予亭通淤世蕃
予菊富謂淨外渥人晉



爱莲说

周平开 书